

城市的楼房牢固而高大,营造了安全的家,也隔开了邻里之间的来往与温暖。再加上现在的人搬家频繁,有时在一个小区住了很久,都不认识几个邻居,甚至连对门的近邻也不知其名。我亦如此,搬入这小区已有三年,上下楼的邻居,不过略略点头示意,连姓氏也一概不知。这般情形,在都市中应是日常。

### 趣邻轶事

何常在

然而,偏有一位邻居,却颇好说话。我私下称他为趣邻。此人四十出头年纪,戴一副黑框眼镜,头发略有些稀疏,每每遇见,总是满面堆笑,极是热络。他的热络,在这冷漠的楼宇间,竟显得有几分突兀了。



第一次与他长谈,是在电梯中。其时正值傍晚,我刚自外头回来,他也恰好步入电梯。“刚回来啊?”他先开了口。我点头称是。“您家孩子上学了吧?”他又问道,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光。我点头,没有细说。他顿时长叹一声,道:“现在的孩子真不容易啊!我家那个上高中,天天做作业到半夜,十二点前甭想睡

觉。成绩又不好,愁死人。”电梯缓缓上升,他忽然又问:“您家孩子学习怎么样?”不待我回答,他又自顾自地说下去:“其实成绩也不是唯一标准,孩子嘛,快乐成长最重要。就算考不上好大学,总归有大学上,您说是不是?要是还在上学可得放宽心,成绩真不是唯一的。我同事家孩子考了个专科,现在开汽修厂照样风生水起。”他说得眉飞色舞,仿佛在开导我这个“焦虑家长”。电梯停在我楼层时,他终于想起我还没有回答,又追问了一遍:“您家孩子成绩怎么样?”他又连问了两遍,我只得不好意思地答道:“还成,上了大学。”“哪个大学?”他不依不饶地追问。我沉默了片刻,咬了咬牙,无奈地说出了两个字:“清华!”此

言一出,电梯里顿时静了下来,只听得机器运行的微弱嗡鸣。他脸上的笑容凝固了,嘴唇微微张开,似乎想说什么,却又说不出。恰在此时,电梯“叮”的一声到了他的楼层,他几乎是仓皇而逃,连告别的话也忘了说。错过了楼层,我独自一人乘至顶层,

每年春节我和姐姐带着孩子分别从上海、广州回贵阳过春节,贵阳很冷,母亲舍不得开空调,父亲顶着母亲的嘀咕把空调打开来。大年夜,吃完饭后母亲就把客厅的大灯全部关上,只留很暗的一个小灯。弟弟看不下去,去把厅里的大灯全部打开。母亲执拗地又全部关上,我们就在小灯的昏暗中看春节联欢晚会。弟弟不满地说:“这能抠出几个钱来?”

### 母亲的“抠”

杨格

但母亲真是“抠”出钱来了。贵阳的亲戚多,春节要送小孩红包,母亲说她已经帮我准备好了。这时候她一点不吝啬钱,几百几百地拿给我,为我解围。我没有送红包的习惯,因为在上海,几个姑姑约定好都不送红包,所以,我没有这个概念。我很奇怪母亲哪里来的钱,她说都是平时节省的。我的确看到她一笔一笔的买菜钱,多花一点,都会想着后面省一点。就靠着这样的节省,母亲存下了一些钱。尽管父母都在大学工作,但仍是清贫的,所以,母亲已经养成了“抠”的习惯。母亲做菜,我印象深的是一块瘦肉做两道菜,一道是用很少的肉丁炒辣椒和豌豆,特别下饭;一道是茄子,切成两半,每条再切成腰花状,先油煎,然后再在上面铺一层薄薄的肉糜,蒸出来后,茄子味全成了肉味,好吃极了。母亲竟然可以“抠”出这么好吃的菜肴,令我佩服。大学里要老师集资,购买校内地段很好的新房,母亲竟然拿出了一笔钱,再卖掉原来的三房一厅,合起来买下一套四室一厅的房子,没有要我们掏一分钱。我暗暗佩服母亲,她是咬着牙省出来的钱。

我病后因吃激素药,人胖了许多。随便套了一件厚衣服回去探亲,母亲见到后一定要我去买一件样式好看的羽绒衫。她要给我钱,我坚决不要,我弟媳陪我去贵阳的百货商场买了一件800元的驼绒大衣,回到家我怯怯地对母亲说:“太贵了,但便宜的都不好看。”母亲看我穿上,说:“挺好,不贵。”她一反“抠”的态度,很欣赏这件大衣。但她自己的棉衣都很老式,她所穿的衣服都很便宜,她舍不得为自己花钱。

母亲那代人,普遍都不富裕,节俭成了他们的特点。他们对自己非常苛求,但对孩子却十分大方。我理解了母亲的“抠”,这个家,因为她的“抠”,日子慢慢地好起来。我唯一欣慰的是,父母总算住上了好房子,享了好多年的福。

安昌的廊棚,绵长而温柔,把喧嚣轻轻推远。我来,就是为了寻这檐下的一方笃定,一段被光阴浸泡得软糯糯的“慢”。

雨后的青石板路,湿漉漉地映着廊棚的影子。瓦是深色的,木柱斑斑驳驳,一切都旧旧的,妥妥的,像个话不多却耐看的老熟人。廊下的店铺,与其说在做买卖,不如说在开“静态展”:暗红的腊肠一串串挂成帘子,蜷着的笋干菜像在打盹,蜜色的扯白糖漾着光,酱香的鸡鸭鹅乖乖排排坐。摊主多是老人家,要么用糯软乡音闲聊,要么眯眼打着盹,绝对不给你进行“热情追击”。

时光在这里,仿佛不是用来赶的,而是用来泡的:像一块方糖,在温水里心甘情愿、慢

### 旅游



### 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实际上,煤矿工人对于下井这件事多少还是有些被动和抵触的。但是当他们决定投身煤海的一刻,竟又是那样的义无反顾。

有一次我下井检查,和队里的一群工人师傅同乘一辆大巴,亲眼见证工人师傅上岗前的真实状态,他们或因倦或流涎,迟疑着不想下井,关键时刻却照样挺身而出,毅然而决然,让我既有点感同身受,又有些肃然起敬。

停车场的北侧有几条长排椅,冬日暖阳亮堂堂的,毫不吝啬地把光芒洒在上。正是午后时分,下午一点上班的综掘队工人换过工作服,零零星星往停车场方向赶,时间尚早,接送工人的大巴车还未来,大家便坐在长排椅上晒太阳。冬天的阳光很温和,照射在身体上非常舒适,仿佛是一台巨大的烘干机在运转,体内的寒气和衣服上的潮气悉数被吸附出来,不知不觉每个人都有

不禁失笑。此后多日未见趣邻,或许是他故意避开我了。我想他大约觉得尴尬,其实我并无炫耀之意,孩子的成绩,多半是靠了自己的努力和运气,我平常也极少主动提及孩子的学业,除非别人一再追问。

第二次相遇,却更有趣了。那日我在地下室整理旧书,抱了一摞乘电梯上楼。电梯门将关之际,忽又打开,正是那位趣邻走了进来。他看见我怀中的书,似乎完全忘记了以前的尴尬,有了新的话题,眼睛一亮:“哟,这么多书!”我笑道:“都是些旧书,理一理。”他的目光忽然停在一本书的脊背上,那是我的《问鼎》,上面印着我的笔名“何常在”。他顿时兴奋起来,指着书道:

“您也喜欢何常在的书?您也爱读他的作品,尤其是这本《问鼎》,我看了三遍呐!”我一时不知如何应对,只得含糊应着。他又滔滔不绝起来:“《向上》《浩荡》我都看了。您最喜欢他的哪一本?”我强忍笑意,道:“其实我也不算太喜欢何常在的书,可能是看多了,没什么新鲜感。”他显然对我的回答颇为失望,摇头道:“那不能!我都在想,这作者一定亲身经历过,不然写不了这么透。”我几乎要忍不住笑出声来,只好低头假装整理怀中的书。这时电梯到了

条斯理地化开。我在这笃悠悠的节奏里晃荡。廊棚连绵,视线便也连绵,心也跟着放松了下来。在靠河的长椅坐下,一缕似有若无的酒香从檐角飘来。安昌骨子味的味道,终究绕不开这一缕酒香。买了一支黄酒棒冰,倚着斑驳的木柱,我慢慢吮着。那是一种奇妙的体验:熟悉的醇厚竟被封印在冰凉的清甜里,悄悄拥抱着我的味蕾。忽然觉得,这廊棚赐予的“慢”,和这棒冰的智慧是同源的,都不强求热烈直接,而是温柔浸润。目光溜过廊柱,河水在外头缓缓地流着。连接两岸的,是一座座石桥,本是这慢时光

### 廊棚里的慢时光

金洪远

里沉稳的句号。可我被桥柱上一抹鲜红猛地抓住了眼,红绸带缠得喜气洋洋,在灰白桥石与碧绿水间,亮眼得想大笑。邻座一位抿着黄酒的老人用乡音悠悠道:“去年国庆结婚人家缠的嘛。”我心里一嗡,都那么久了,寻常喜庆物件早该蒙尘褪色。可这红绸,在这氤氲湿润的廊下河边,竟鲜艳如初,仿佛那日的欢欣,被时光偷偷按下暂停键,存成了桥柱上一道永不褪色的笑容。这一抹红,让我对这“慢”忽然开了窍。安昌的慢,哪里是停滞?分明是深情的缓存。它用潮湿温柔的空气,用不急不躁的流转,把那些美好瞬间——一桩喜事、一缕

我的楼层,我忙道别出来。关门之际,终于笑出声来。想来他若知我就是何常在,不知会作何表情。这般想着,竟有些期待下一次相遇了。

都市生活,冷峻如铁,人人自守阵地,不苟言笑。邻居相见,不过点头之交,各自守着一方天地,不相往来。然而偏有这般趣邻,热情洋溢,爱与人交谈,虽常因不知对方底细而闹出笑话,却为都市生活添了不少温暖与生趣。后来我还是没有向他表明身份。想来说破了反倒无趣,不如留着这层窗户纸,偶尔在电梯中相遇,听他畅谈文学作品,则假装只是一个普通读者,与他讨论几句。这种隐藏在人群中的感觉,颇有些意思。人生何必事事挑明?留一些悬念,存几分神秘,日子反而过得有滋有味。况且有如此一

位趣邻,在这都市中,也算是一抹难得的暖色了。城市生活的奇妙,大抵就在于此:看似冷峻疏离,却在某个转角,给你一个天真意外的相遇。

城市的高楼像道透明的墙,把每个人都隔成孤岛。可现在才明白,这岛上明明开着花。毕竟,所有的疏离都是表象。当我们愿意抬起头,说出第一句“你好”,那些藏在电梯里的温度,就会慢慢融化彼此心里的冰。这世上最珍贵的,从来不是精心设计的剧本,而是偶然撞进生命里的,带着烟火气的真心和无意间制造的误会与乐趣。或许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天真与意外,才让冰冷的城市有了温度。那些未曾说破的身份,那些无意间闹出的笑话,像是冬日里的暖阳,悄悄融化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。

了一点暖意,兼带着一丝困意。有路过的队里其他伙计,穿着干净衣裳,看见大伙,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给人散了一圈,并一上后才离开。一时之间,烟气缭绕,大家来了兴致,边抽烟边东拉西扯聊各种无聊的事。慵倦的神情倒恨不得时间再慢些走。

大巴来了,呼啸而至。司机还真是一个好把式,车辆驶过停车线,又华丽地来一个神龙摆尾,稳妥妥地停进车位里。车门一开,工人们把烟屁股一扔,意犹未尽从嘴里吐出最后一口冗长的烟圈,然后大家一个接着一个,缓缓地往车门外转移。

有的工人手里拿着一根钻杆或一圈铁丝,还得打开大巴下方的行李舱放置进去;有的工人为了痛快,刚才晒太阳的时候解解在腰间的皮带,此刻重新将矿灯、自救器系了起来;有的工人还在为聊天的事情纠结,一只手持着安全帽,一只手提着一副手套,捧上

### 走,下井去!

杜茂昌

去要和另外一个人接着理论。大巴车上座位宽裕,有的人喜欢静,一个人坐;有的人愿意闹,偏要找人挨着坐。矿上的新井距老矿约三十里路,每日里安排若干趟车专门接送上班的工人们。大巴驶离矿区,在道路上逡巡穿行,经过两个村庄,还有一段国道,车程约莫半个小时。车子一发动,有的人利用这难得的静谧时光闭目养神,解决午间犯困的问题;有的人依然执着地和同座瞎聊,天南海北国际国内好像无所不通。不过,随着大巴颠簸的节奏,空气中好似弥漫着催眠的气息,每个人都有了昏昏欲睡的意思,聊天的也聊不动不聊了,各自打盹,间或有人发出悠长的鼾声。

到了新井,工人们从短暂的休眠中恢复过来,来了精神有了气力,先下车再下井。下井前要途经一条不长的走廊,欲进走廊时,众人深情而贪婪地望了一眼天上的太阳,多多少少有些不舍

的神色,多么希望温热的太阳能挽留他们的脚步。然而来不及做逗留,在班长的一声吆喝中紧随其后步入走廊,眼神中倒又透露出几分坦然与坚定。

班长那畅快淋漓的吼声还在走廊间回荡:“走,下井去!”

走,下井去!多么像一首欢歌,简单的节拍直击人心。班长冲在最前面,他提振士气的话语像是一针强心剂,注射入班里面伙计们的心腔,大家跟着往前走,脚下的长筒胶靴“扑通、扑通”作响,铿锵有力,振奋人心,仿佛是一个班的生产任务已经有序地拉开序幕。

我知道,几分钟以后,他们一行人会乘坐罐笼直达井底,在地心深处沿着幽深的巷道勇毅地奔赴前方。这样的煤矿工人其实还有很多,他们班班如此,不舍昼夜,他们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战天斗地,乐观豁达,他们虽然身处井下,但是依然心怀光明,自带温暖,就如同他们开采出来的煤一样,默默无言却蕴含着丰沛的能量。

欢迎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ygb@xmw.com.cn,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认识许老板在十年前,印象深刻于半块砖。那时我从六楼置换到另一小区的三楼,须在一月之内将新住房装修好,以完成从六楼到三楼的直接搬家。约定交房期限为30天,急如星火。装修一般需要两个月。我马不停蹄地找装修公司。谈了几家,都说无论如何都来不及。朋友介绍了许老板。许替朋友装修过,靠谱。“让许老板想想办法吧。”

许来了,一天傍晚。腋下夹个小包,手里捏把卷尺。开一辆水泥灰很多的车。我开亮所有的灯,讲了我的初步设想和要求,尤其是一圈,不时用手指关节敲敲墙壁。“您这是小二室一厅,一般要两个月。”我张张口又咽下话。朋友已经向他转过详情。我估计他或许是要提加急费。但不,许没有提涨价的事儿,朋友转达得很到位啊。许把卷尺在手里拉开又收拢,望着我:“这样行不?我明天就可以动工,先把需要敲除的一天完成,再把其他师傅也尽快调过来。”我心里一阵感激。“但是,”许盯住我的眼睛,“即使这样,一个月住进来,还是来不及的。墙上新的水泥和浴室地坪,需要保护期,否则会影响质量。还有大量的外配物件等等。”我开始失望了。“这样行不?”许用商量的口气,还是盯住我的眼睛,“我可以保证你一个月后把家具和东西搬进来,但暂时不能住人。住人确实要两个月。”我大喜过望,困扰我的,就是家具和50多个装得满满的纸板箱啊。我和妻子可以住到儿子家去。别说两个月,三个月四个月也没问题。我连说:“行,行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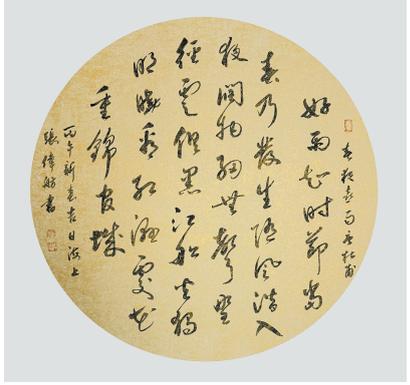
许淡淡一笑,慢慢地在屋里绕圈子。他手中的卷尺如灵蛇逶迤,得心应手。拉出,抵住墙角,往上一弓,房间高度量出;一撒,放平,长宽了然。进入小小卫生间,许皱了眉头:“淋浴处的宽度不够”。他看看水平卷尺,“才70厘米,洗澡时肘部会碰墙壁的”。我朝他眨眨眼,怎么办?“给你敲掉半块砖厚度,至少可以宽出5厘米,就不碰了。”第二天即有师傅来,准确地、齐齐地凿(削)去了此堵墙的相应厚度。之后我淋浴洗澡,果然挥臂自如。

完成装修,我和许成了朋友。他业务越来越多,也越来越忙。他的装修一会儿“北欧风”,一会儿“地中海风”;有“灰色系”、有“极简奶油系”……朋友圈里,我时

时会欣赏到他的完工照片美图,喜滋滋的。十年时间好似一瞬间。让我钦佩的是,他甚至已经能够叠假山,设池沼,引曲水,植花树,承接庭院装修。有时小院不大,整座假山难以安置,许发挥“半块砖”本事,将假山一半削平靠墙,使假山犹如越墙而来,更有细泉从山顶曲折流下。我想那或是取经于扬州瘦西湖胜景之“石壁流淙”吧,许老板是维扬人氏。

### 七夕会

酒香,一声欸乃通。通仔细打包,真空封存,免受外界风雨的打扰。在这里,时间都仿佛变得稠稠的,善解人意,允许纷沓至来的游客以且行且珍惜的姿态,获得更长的“赏味期限”。在离开时,我回头望。冬阳正给廊棚瓦檐描着金边,也把桥柱上那抹红照得愈发暖人。我忽然懂了,我所寻觅的廊棚慢时光,从来不是物理的阴凉与空闲。它是一种生活的步调,一种文化的体温。它以“慢”为窖,将瞬间酿成风景,将疏离转为懂得。我这个匆匆过客的心跳,确曾在那长长的廊影与一抹意外的鲜红里,被调慢了一整拍。安昌是一个可以让人笃悠悠亲眼见证美好如何被时光赦免、珍藏的温柔乡。



### 春夜喜雨(书法)

张伟舫

### 半块砖

蕉渔

